

明朝呂文懿，曾當過首輔，據說宅心仁厚，有回帶了僕人，到街頭亂溜達，“忽一人兜兜而至”，呂相未及躲避，那廝“遽批公頰”，打得呂相兩眼冒金花。打人不打臉，打臉是最傷人尊嚴的，最惹人心里冒火嘛。僕人看到主人無故挨打氣不過，“僕人欲毆之”，呂相喝住了僕人，“公戒之勿與較”，掩着發熱的臉，帶着僕人回家了。

一個是街頭小廝，一個是堂堂宰相，小廝居然欺負到宰相頭上來了，宰相使個眼色，手指稍微勾一下，這廝不死也要脫層皮。可是呂相修養好，並不與這廝計較，白白吃了個啞巴虧，走了。這就是強勢人物難得的寬容之心，寬厚清慎，犯而不較，呂相之人品，算得上美德了。

故事若是這麼結局美好，那真是一樁美事；可是後來發展，卻並不好。

事情是這樣的。這廝打了呂相耳光後，碰到另外一位漢子，這廝也不客氣，碰人就打。挨打的人，沒呂相人品高，與這廝打了起來。呂相跑了過來，對挨打者說：算了算了，吃點虧，不是大事，吃虧是福嘛。那挨打者，也蠻聽勸，將這廝



小心寬容 變寬縱

作者：劉誠龍

放了過去，嘟囔一聲。走了。

過了一年，呂相聽僕人說，菜市口今天處決了一人，呂相忙問是誰。僕人告訴他，不是誰，就是去年打你耳光的人，為什麼？那傢伙持刀與人打架，將人一刀捅死了，被官府判了死刑。

呂相聽了，心里很不好過，我不殺伯仁，伯仁

卻因我而死。呂相自我檢討，他對那傢伙的死，負有責任，“使當時與之較，送公家責治，可以小懲而大戒。吾但欲存厚，養其惡，陷人于有過之地。”

呂相能讓人，而人被處了刑，他並不幸災樂禍，反是自責生憫，寬容是一種品質，其品質的核

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這個小小的地方，卻有兩所全世界知名的高等學府——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。麻省理工學院緊鄰查爾斯河，從學校到附近的大城市波士頓，必須過橋。連接麻省理工學院和波士頓的最主要的橋樑，叫作“哈佛大橋”。

這擺明是早在17世紀就成立的哈佛大學，運用他們在劍橋市的龐大勢力，欺負晚到的麻省理工學院。麻省理工學院上上下下恨透了每天進出都需要經過哈佛大橋，多次要求重新命名這座橋，奈何勢力不如人，始終無法如願。

有一個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，想到一個“收復”大橋的方法。他選了一天，糾集了幾位同學重新測量哈佛大橋的長度。測量的工具，是他自己的身體。一次又一次，他躺下來，從橋頭到橋尾，看看這座橋到底等於他身長的幾倍。測量時，就在橋上留下每個身長單位的記錄，最後宣佈其結果。

於是這座橋有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長度記錄。而且這種新創度量衡的做法，和“理工學院”的精神相呼應。很快地，他的身長記錄變成了這座橋最

值得一看的景觀。橋還是叫“哈佛大橋”，但是人們經過時，口里傳頌的、心里想起的，卻是一個麻省理工學院學生新創度量衡的做法。

美國的大學生活中，很重要的一項活動是美式足球賽。麻省理工學院的美式足球隊很爛，這成為被哈佛學

魂甫定，一看，球場裂開一個小洞，從里面冉冉升起一顆氣球，氣球愈變愈大，上面寫着代表麻省理工學院的“MIT”三個大字母。

原來，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趁夜潛入哈佛球場，埋設了這項自己巧妙設計的開關，成功地在那個場子里搶走了哈佛、耶魯的風頭。還不止于此，過了兩年，當耶魯足球隊又要到哈佛來比賽時，整座劍橋城，包括哈佛學生，熱烈討論的，不是兩隊可能的勝負局面，而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會不會又來攬局，會用什麼方式搞惡作劇，哈佛校方應採取什麼措施來予以防範。

這些都是30年前的事了，但到今天還在哈佛與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間普遍流傳。這些故事，非但無害於麻省理工學院的榮譽，甚至還是許多第一流學生向往麻省理工學院的重要理由。他們從中感受到了一種活潑、不拘一格、包容創意的學風。

真正優秀的學生，誰要去綁得死死的、一切都生怕你出格的大學唸書呢？不能有和別人不一樣想法的地方，又怎么可能塑造出像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成就與名聲呢？

生取笑的一大把柄。哈佛所屬的常春藤聯盟每年都有熱鬧的美式足球對抗賽，尤其是哈佛對耶魯的比賽，那是兩所學校的大事。

有一年，耶魯大學美式足球隊到哈佛主場來比賽，球場上擠進了人數超過3萬的觀眾。兩隊打得難解難分，上半場結束，中場休息了，正當球員退場、啦啦隊進場之際，突然在球場正中央響起爆炸聲，把大家嚇了一大跳。驚



心要義是什么？

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的課題。寬容？寬容之寬，到底該有多寬？寬容之容，到底當有多容？

古人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量化標準，事不過三。你打我？嗯，我不還手；你還打我，我再讓你；接連三次了，你還欺負我。好，那對不起，你是老虎我也要來咬一口；拼上老命，也要對你反復欺負人，說不。

事不過三，三，當然是個虛數，意謂多次也。事不過三，那事自然是壞事。容許他做壞事，須有個限度，不能無限次地讓他犯錯，無限次地讓他逞惡，聽憑他犯錯誤，聽憑他胡作非為，那就不是寬容，是寬縱了，是縱容了，那便會讓他積小惡成大惡，那就不是愛他，是害他了。

寬容的要義，不是一味對人好，而是對人負責，這便包含着兩個途徑：一是以仁義之心，容他之過，不計較他；二是以仁義之心促他改過，要計較他——可讓他犯些錯、有些過，但不能讓他永遠犯錯，無限次行過，那才是真寬容。

95首繞口令：

鍛練你和孩子的普通話

(連載六)

69. 狗、猴過橋——橋東走來一條

狗，橋西走來一只猴。行到橋心碰了頭，彼此匆匆跑回頭。猴回頭來望望狗，狗回頭來望望猴，究竟是猴怕狗，還是狗怕猴。

70. 人造神？神造人？寧寧和成成，去看觀音神。寧寧說是“人造神”，成成說是“神造人”，寧寧說不服成成，成成說不服寧寧。一道去請教高嬌嬌，到底是神造人，還是人造神？

71. 梳鬍子——蘇州有個蘇鬍子，湖州有個胡梳子。胡梳子買把斧子做梳子，蘇鬍子買把梳子梳鬍子。

72. 濡柿子與石獅子——樹上結了四十四個濡柿子，樹下蹲着四十四頭石獅子；樹下四十四頭石獅子，要吃樹上四十四個濡柿子；濡柿子不讓石獅子吃濡柿子；石獅子偏要吃濡柿子。

73. 白廟、白貓——山上有座白廟，地上有只白貓，白髮老公公掉了一頂白帽，白貓叼着白帽跑進一白廟。

74. 捉壁虎——李虎捉壁虎，本是虎捉虎，李虎滿屋轉，壁虎不敢咬

李虎，李虎也捉不住壁虎。

75. 梨和犁——耕地要用犁，口渴要吃梨。梨子掉下地，沾了一身泥。不要扔了梨，只需洗掉泥。

76. 學捏梨——盤里放着一個梨，桌上放塊橡皮泥。小麗用泥學捏梨，眼看着梨子捏泥，比比，真梨、假梨差不離。

77. 三娘找山羊——三娘在山上放三只山羊，三只山羊翻過山樑，三娘翻過山樑去找三只山羊。三只山羊躲在杉樹旁，三娘找到三只山羊。

78. 東南西北四個陽——東有榮陽西有咸陽，南有衡陽北有汾陽，榮陽、咸陽、衡陽、汾陽，東南西北四個陽，發音不能走了樣。

79. 補褲——一塊土粗布，一條粗布褲，哥哥屋里補布褲，飛針走線自己做。粗布褲上補粗布，土粗布補粗布褲，哥哥穿上粗布褲，艱苦樸素牢記住。

80. 買菜——小艾和小戴，一起去買菜。小艾把一斤菜給小戴，小戴有比小艾多一倍的菜；小戴把一斤菜給小艾，小艾、小戴就有一般多的菜。

讚美同樣來自對手

邁向太空的一小步有驚無險地完成，接下來該回地球了。列昂諾夫曾著書描述驚心動魄的着陸過程——失重令飛船瘋狂旋轉，定位系統也罷工了，飛船不得不由人工操控着陸。

最終，他們安全降落在哈薩克斯坦附近的原始森林里。“我們在森林中等了3天才被救出來。蘇聯電台的報道則稱，我們回到地球後就直接去度假了。”列昂諾夫說。

無論過程如何曲折，列昂諾夫的凱旋意味着，蘇聯先于美國10個星期完成了人類歷史上首次太空漫步。回到莫斯科，列昂諾夫成為英雄，收穫了震耳欲聾的歡呼和無限的榮耀。

對手也毫不吝惜地將讚美之詞贈予這位遨游九霄的勇士。美國媒體在1965年的報道中寫道：“列昂諾夫在太空中行走了12分鐘，卻為軌道飛行器賦予了終身的壽命。”

在美蘇“太空競賽”的後半程，列昂諾夫沒有再度上天，蘇聯的領先地位似乎也不復存在。美國人後來居上，尼爾·阿姆斯特朗于1969年7月21日將足跡留在了月球上。

1970年，曾和列昂諾夫並肩奮戰的貝爾亞耶夫英年早逝，但列昂諾夫依然希望自己能為航天事業貢獻力量。又過了5年，他在美國“阿波羅號”和蘇聯“聯盟號”飛船的聯合飛行中出任指揮官，這是航天領域的首次國際合作，實現了從不同地點發射的航天器在太空中的對接。

這一歷史性時刻，標誌着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的美蘇“太空競賽”告一段落。此後，為表彰列昂諾夫的貢獻，國際航天組織用他的名字，為月球背面的一座環形山命名。

從去年起，因烏克蘭問題而愈發緊張的國際關係令“美俄將重回冷戰”的說法甚囂塵上。然而，當記者問及列昂諾夫如何看待烏克蘭問題時，老人只是平靜地回答：“在宇航員眼中，‘邊界’是不存在的，這個詞只存在于政治家腦中，我們看到的只有整個地球。”

天地間彷彿只剩我一個人

諾夫如此解釋自己脫穎而出的緣由。

美國《時代》周刊這樣描述列昂諾夫：“來自西伯利亞煤礦區的他，也許從一出生就註定是個傳奇。”列昂諾夫的媽媽有9個兒女，因此榮獲“光榮母親”勳章。長大後的列昂諾夫早早



加入共青團，考上飛行學校，完成了115次跳傘，進而成爲蘇聯最早的一批航天精英。太空漫步背後險象環生。

儘管列昂諾夫足夠優秀，但進入太空的實際過程依然充斥着不確定性。在“上升2號”發射前夕，經過18個月強化訓練的列昂諾夫正躊躇滿志，卻得知飛船可能有點問題。此時，擺在他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：繼續等待9個月，或者坐上有缺陷的飛船“拼一把”。

當時，美國的太空行走計劃已進入最後階段，蘇聯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浪費。“我們選擇了後者，這與勇氣無關，我只知道自己必須這麼做。”列昂諾夫告訴記者。

列昂諾夫走入太空的一幕，是美蘇冷戰這部“連續劇”中的一個小高潮。彼時，兩國在各個領域展開了激烈角逐，自然而然地催生了一場“太空競賽”。兩國相繼將各自的人造衛星送入太空後，載人航天便成爲它們的下一個目標。

1961年4月12日，尤里·加加林乘坐蘇聯“東方1號”飛船進入地球軌道，成爲人類歷史上首位名副其實的宇航員。此後僅23天，美國人艾倫·謝潑德就乘坐“自由7號”重演了加加林的成功。以微小的差距輸給蘇聯，讓在太空競賽中落後的美國倍感焦躁。

此後不久，華盛頓就公佈了“阿波羅計劃”的宏大藍圖；幾乎同時，时任蘇共

1965年3月18日10點整，“上升2號”順利點火升空，不久便進入既定軌道，開始自由飛行。時不我待，全身披挂的列昂諾夫小心翼翼地打開氣閥艙的艙蓋，由一條15.35米長的特製安全帶拴着，踏出了人類邁向太空的第一步。

輝煌壯麗的宇宙讓列昂諾夫有些迷失，而當他冷靜下來，一連串麻煩接踵而至。他發現，出艙後的氣壓差令宇航服急驟膨脹，他說：“8分鐘後，我明顯感到宇航服的變化……我的指尖感受不到手套的存在，我的腳在靴子里晃蕩，我甚至無法按到相機的快門。”

飛船一點點接近日落軌道，宇航員必須在暗夜降臨前返回。然而，肥大的宇航服將他卡在了艙外。知道

時間緊迫，列昂諾夫飛快地計算一番，果斷調低了宇航服內部的壓力。

“所有可能的後果我都知道，可當時我別無選擇。”列昂諾夫說，按規定，他該向莫斯科地面控制中心報告自己的一舉一動，但爲避免引發恐慌，他並沒這麼做。“那種情況下，沒人能幫我。”

好不容易擠進艙門，另一個問題又

來了。由於事出倉促，列昂諾夫讓自己的頭，而不是腳先進入艙內，他需要把自己“掉過來”。這個在地球上再簡單不過的動作，到了太空裏卻成爲嚴苛的考驗——膨脹的宇航服幾乎將船艙塞滿，最後，列昂諾夫只得再次冒險調低宇航服內的壓力，用盡全身力氣，才將艙門復位。

不難想象，短短12分鐘里，列昂諾夫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和生理壓力。他告訴記者：“我平時很少出汗，但那天我的體重減了5.4公斤，每只靴子里灌進了3升汗水。”

即便險象環生，他還是很快忘記了疲憊。因爲，飛船里的同伴正興奮地向地球報告：人類已走進太空！